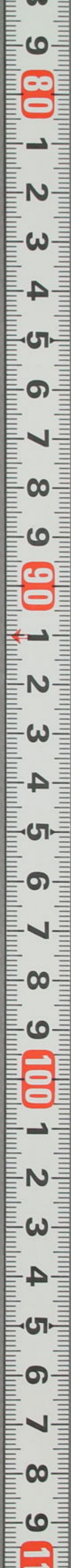




孟子古義  
四

□ 12  
3604  
4



門口 12  
號 3604  
卷 4

# 孟子古義卷之四

##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此篇詳言治天下專在於仁政反覆曉諭意至切當矣而學問教法凡有益於人倫日用者亦無不論列竊謂此篇亦是孟子之所自著不然其議論命詞不能若此之明白詳悉也讀者毋忽焉

伊藤維楨 述

分類 311  
書号 32(1)  
通籍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古之

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

政不能平治天下言王道之有仁政猶為方員者之必以規矩審五音者之必以六律也苟不由此則不能正其事矣今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愛人之心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故

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空也顯法以德行徒善徒法豈能有益於治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能循用舊典故也孟子引詩言不可不遵先王之法亦如此

或曰仁心本然之善不可添一物而孟子何以不專主仁心而還以行先王之道為言耶

曰四端之心雖美而不知充之則父母至近猶不能事之況於保四海乎明性之善不可

恃而學問之益不可限量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可知雖有愛人之心，然不行先王之道，則所謂徒善而不可以行也必矣。其解孟子不以王道為主而專倡性善之說者，不善讀孟子者也。

聖人聖人二字衍文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又申明首節設譬之意，準所以為平

之器繩，所以為直之器，既盡心思，則非徒善也。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非徒法也。故其效至於吾之德化，被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為政而因先高者之因丘陵為下者之因川澤言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此言為政不可不因先王之道而因先王之

道必以仁政也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而在高位則躬享其福下亦蒙其澤不仁者反之播揚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

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舉播其惡於衆之實而言

揆度也無道揆謂無道德之可揆度也無法守謂無法度之可循守也言道德廢於上而法斁於下也工百工也若有此六者其國必凶其不凶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

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

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禮

以持人倫學可以明人倫苟無此二者則下無以視儆上無以禁暴賊民起而喪凶忽至矣治國者徒知上四者之為患而不知無禮無學之害甚大故言此以諭之

此勸人君治國以先王之道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詩大雅板之篇朱氏曰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沓沓即泄泄之意故曰責難於君蓋孟子時人語如此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

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

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此勸人臣輔君以先王之道也

右第一章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

右第一章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

右第一章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

右第一章

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  
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  
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  
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  
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也方員之象至規矩而盡人倫之道至聖人而盡正為萬世人倫之法 欲為君盡  
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法

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規矩以盡方員之極也  
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  
其民者也  
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故不以此事謂之賊盡仁義而後為能法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矣  
引孔子之言以明上文之意且起下文言仁所以法堯舜不仁所以為幽厲其道亦甚近而無多端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  
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也幽暗也厲虐也從天下之所稱而雖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不能得而改也 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孟子引之

欲後人又以幽厲為鑒也

右第二章

規矩之為器甚近而在匠人則為一日不可廢之物孟子以此喻堯舜之道可謂善譬喻矣學者苟能達此義則知唯堯舜之道不高不卑實為天下萬世之法則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三代謂夏殷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

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

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四海舉天下而言社稷就國而言宗廟就家而言四體就身而言

今惡死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右第三章

此章舉仁不仁之驗而極言之蓋必然

之明效古今之定理也而後之君臣徒

欲以區區智力把持家國天下而不知

為仁之效其大至此哀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言我愛人而人不親我我仁未至也當不責人而反求諸己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言必然之理以示不可不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引詩以反求之意於心而盡事天之道如此則能受多福也

右第四章

此章實聖門學問之要蓋君子自修之道唯當反心而不可有責人之意纔有

責人之意則人不我服不可不自慎焉且反身之語雖自古有之然其為學問切要之法則實自孟子發之可謂有功於萬世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常也常言雖淺近之言必有至理

孟子善其言之有序而又推言之曰家之本在身乃恆言之所未及蓋欲人之務本也

右第五章

以上五章皆孟子之常言蓋聖賢千言



萬語雖其旨不一而莫不總括於此數

言讀者詳焉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累世勳舊之臣

所謂世臣也得罪言身不正而不為巨室所服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

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

海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溢充滿也言世臣大家本以國為重而國人素所取信故其身

正而能保社稷則世臣大家心悅誠服推之一國天下人心所向亦莫不然故巨室既慕則其

勢沛然德教之及無遠而不屆矣

右第六章

人皆知為政之難而不知其本無難為

者也凡事得其本則末自從不得其本

而徒欲治其末則不唯不得其本而併

其末而失之矣蓋身者本也政者末也

為人君者苟能修其身則人心之難服

者先服而天下莫不化矣若不然而徒

欲治其政則人心不服凶兆自至為人

上者奈何不敬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

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

逆天者亡德以仁而言賢以智而言小大強弱謂土地甲兵之類言天下有道則不

仁者遠故道德為重而小德小賢為之役使天下無道則賢者隱故強大者得勢而寡弱者為

之奔走皆出於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故順之則昌逆之則凶齊景公曰既

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朱氏

曰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

入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

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

也言此以戒今諸侯不知畏天者也師大國謂

而反恥之猶弟子恥受師之命也其不智甚矣

此舉順天逆天一端而專戒夫逆天者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承上文而言小國皆恥受命於大國而不思所以至

於無恥者苟師文王則不惟免其恥不出數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斁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四者故能以小國而為

政於天下所以孟子特舉文王以為諸侯之師也朱氏曰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詩大雅文

王之篇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  
 之臣也膚大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  
 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其數不但  
 十萬天既命之令臣服于周天命無常惟德是  
 親故也殷士之膚大敏達而可奉祀其宗廟者  
 皆執祿獻之禮助祭於周之京師也孟子引之  
 以證文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孟子又引孔子  
 王之事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  
 也不可為眾言不可恃眾為敵也

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  
 也言國君好仁則天下之人皆我親戚雖欲敵  
 之而不可得也今之諸侯欲無敵於天下而  
 不師文王是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言不知其方也詩云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孟子引之以明上文之意

此專言治國者之不可不師文王蓋脩德行  
 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何役強  
 大之有

右第七章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  
 其所以亾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亾國敗家之  
 有言不仁之人顛倒錯亂之甚不可與告以善  
 有言所以亾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亾之道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

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孔子聽

歌因謂門人曰水之清濁皆夫人必自侮然後

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承孔子之言而言人之見侮家之見毀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

也說見前篇

句句的確亦孟子之常言

右第八章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仁則得民之心不得天下有道得其

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得

心之道在於為之與利除害其所願欲者民之

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壙廣野也言

歸仁其勢亦如此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鸛

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釋名云獺形如貓

屬能食鳥雀以淵叢喻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

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

苟施仁政則不仁者皆將感民以歸之如湯武之得天下是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也艾草名所以灸者以陳久為良言七年之病其根已深而三年之艾乾之未久者不足以愈之今之諸侯以若所為求若所欲亦猶以三年之艾灸七年之病豈可得乎然以陳久之艾前已不畜而今亦不為畜則艾終不可得而病亦不可愈焉以喻向不嘗積德而不肖志於仁則仁終不可得而必陷於死也雖自今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也而

右第九章

此王道之至要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此孟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浚得此章之意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暴其身者不肖也自棄其身者愚

也人不知禮義之可尊而非毀之是自害其身也雖知仁義之為美而自謂不能行是自棄其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安宅說見前篇義者人之所由而行捨之則不可以行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也由行也朱氏曰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  
可哀也

此孟子言性善之張本人謂其心於道三王右第十章之至要朱子曰人謂其心於道孟子之學以仁義為其宗旨而又倡性

善之說者蓋為自暴自棄者而發明己性之可以行仁義也自暴其身者禮義不足行自棄其身者仁義不能行此天下之通患也苟實知仁義禮智之良固有於己而不可須臾離也則孰敢不為之耶人知嘉穀之可以為食則不暴殄焉知珠玉之可以為寶則不慢棄焉況於己之身乎故性善之論專為自暴自棄者而發非徒論其理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朱氏本作爾○  
道而已何遠之有事者人之事而已何難之有  
但患人之自以為遠為難而不肯為而已耳若  
夫平天下雖若遠且難然不過彝倫之得敘而  
親親長長在彝倫為最近則豈非邇且易乎

右第十一章

張氏枳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  
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  
已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  
達之天下豈非道之邇者乎天下所以

平者實係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  
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  
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  
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言為君上所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  
反求其身而未能誠實猶不免有尤人之意也  
不明乎善不明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  
之道也聖人之德自然而實者天道之所以行也賢者之學思而能實之者人道之所以

也。以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動謂獲於上。信於友。悅於親之類也。

右第十二章

此章亦見中庸及家語哀公問政篇乃孔子之言也。豈孟子嘗誦之以傳門人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

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

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之大老對一鄉一國之老而言。凡為子弟者皆視父老之所為以為向背。若二老本難致者而今來就其養則文王得天下之心可知矣。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

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文王之政必先繇寡

餒者。朱氏曰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右第十三章

王道以善養老者為本。善養老者而後



足以見仁民之有誠矣善養老者文王  
之所以得天下之心播棄羣老殷紂之  
所以失天下之心後之人君其可不監  
乎於茲乎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  
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  
斂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  
責之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  
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

強戰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  
不容於天富國者害民而未至殺人其罪輕強  
戰者必多殺人其罪重故罪不容於  
於有餘罪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夫之辟草  
萊任土地者夫之趙氏曰天道重生戰者殺人  
故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  
也連諸侯合從者也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  
而富國者也朱氏曰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  
授民使任  
耕稼之責

右第十四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王者體之以治天下  
故其道曰王道其政曰仁政古帝王傳

國皆數百歲子孫血食永世不替者順  
天之道也後世務強兵而不能永其祚  
古者豈不以好殺之甚而逆天之故乎天  
道報施實不可誣也○董氏辨曰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  
則有慶慶以地善戰者服上刑辟草萊  
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功罪不泥  
其迹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  
國之功固可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

民之罪不可逃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  
惡良猶良知良能之良言直胸中正則眸子瞭  
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者蒙聽其  
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言徒聽其言  
聽其言而亦觀其眸子則其實不可匿也

右第十五章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  
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也順猶以順為正之順  
也言惡人以己為侮

奪故務飾其聲音笑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貌而順從人之意也

右第十六章

此章專為時君假竊恭儉之名者而發蓋恭則賢人親儉則民生安故以恭儉為人主之美德也自漢以來唯以漢文帝為恭儉之主難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

之以手乎援救也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

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

而知其輕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

重者也今天下大亂夫子當從權以援之而徒守先王之法者何哉曰天下溺援之

以道嫂溺援之以手言援天下

道苟枉其道則失所以援之之具矣今子欲以天下比嫂而同之誤矣

右第十七章

張氏栻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

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

也。髡言孟子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先儒謂反經合道為權，或謂權以濟經之所不及，俱非也。據此章，權當以禮對之，而不可以經對之也。蓋禮有時而窮，則權以通之。及其合于道，則一也。豈反經而有道之可言哉。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君子指孔子，觀蔡之問之語，可見矣。蓋據陳亢問伯魚之事而言之也。不教不親教也。

不行也。

父子主恩，故勢不相行也。

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賊也。謂賊恩也。夫子指父也。父責其子，子亦以此責父，則父子相離，故曰相夷也。本欲其善而反惡矣。

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言非惟孔子，子而教之也。

右第十八章

聖賢之重天倫如此。王氏曰：父有爭子，而父惡之，而巳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而父惡之，而巳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而父惡之，而巳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而父惡之，而巳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言事君、事長，皆所謂事者，而不知事親之大。守國、守官，皆所謂守者，而不知守身之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

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朱氏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此明事親者事之本，而守身者又其本也。乃

聖賢之常言，千古不易之確論。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已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皙名點，曾子父也。徹，去也。請，所與先意承志者也。必曰有者，恐違親意也。曾

元曾子子也孟子言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若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志事親者當以曾子之養志為法也○或曰曾子養曾皙以下與上節文不相蒙當別為一章愚謂據此則當有孟子曰三字

右第十九章

養口體者其事淺而養志者其意深故養志者孝之至也先儒曰子之於父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况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唯口體

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可謂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與間之與朱氏本無○趙氏曰適過也間非格正也言人君用人之是非本不足過責政事之得失亦不足間非唯有大人之德則至誠感動而君心之非自正善人用而政事舉矣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者言君之所行事皆合仁義也言一國之政係於君之一心君心苟存仁義則其本既正其本既正凡事莫不正而國定矣是大人之能事也

右第二十章

此章專責事君者居仁由義以修大人之德而明其要專在於己之德望足以弭其邪心而不但取辨於頰舌之間諫諍之際而已也蓋後世為人臣者徒知以言議論說為事而不知苟不修其本則覆一事一事又生革一弊一弊又萌將不勝改焉故天下之事在修其本而不在修其末在務其大而不在務其小

是以輔相之職格君心之非為本而格君心之本在於自正其身焉然則為人

之臣者亦可不自重其身乎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無所譽是謂不虞之譽心求自完而反得毀是謂求全之毀學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也故君子之取人亦不以毀譽之言定中人之臧否而必觀其實也

孟子右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朱氏曰人之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

俟有責而後不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敢易其言也 右第二十二章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人 右第二十三章

學以好問進以自滿退好為人師則是

既自足而不肯下人豈能有進乎此人

之通病而聖賢之深戒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

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乎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齊

定而後見孟子是非責其不 曰克有罪樂正子

早見長者實責從子敖耳 身匪人故謝過服罪也

右第二十四章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

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

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



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子既服其罪。故孟子復正其罪。而切責之。

右第二十五章

樂正子。孟子高第也。而王驩。孟子所不

與言者。今乃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

亦似乎忘道義之所在。而未脫世俗之

心。在學者當深罪焉。此孟子之所以切

責之也。亦可見樂正子之可與言而後

與之言矣。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舜懼故不告而娶。蓋無後之不孝。其罪大也。不告而娶。其罪小也。故君子曰。猶告。與告同也。孟子不

自斷之。而引君子者。蓋重其事也。

右第二十六章

聖人之於事也。審其輕重大小。而千變

萬化莫往而非道焉。婚姻之道，人倫之重者也。故必告父母，以正其始。然有時而勢不能，則寧廢其禮，而不忍其無後。此所以舜之不告而娶，君子以為猶告也。豈拘儒曲士之所能窺測也哉。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之德大矣。然在人則不出於事親，從兄之間。此仁義之實在於我，可見者也。有子曰：孝弟，其為仁之本與。亦此意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雖廣然言其實，則不過知仁義二者者。禮之實，節文斯二為人道之極，而守之不去矣。

者是也。一節品節也。文，文章也。言禮之於事，非復者而為之。一端然言其實，則亦不過節文仁義二者，而為中之矣。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也。惡可也，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生者，差等矣。

可也。惡可也，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油然發生之意，生則惡可也。謂猶草木之有生意，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也。不知手舞足蹈，感動之至也。言樂之聲容節奏，雖極其盛，而其實亦不過樂此二者而已。蓋仁義二者，人道之本，而樂之則此心油然自不可遏止，乃仁之至，義之盡也。

此章生字最有意思。蓋樂則生矣，憂則枯矣。譬之草木，生則日長，不巳，枯則日就灰滅。故曰樂則生矣。蓋仁義二者，人道之本，而聖人

由此以立教循此以為導萬世猶一日生之謂也草木生限且其不可不計限且其不可不計

此右第二十七章

何而樂人道之有仁義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實亦不之有剛柔也智以知之禮以節之樂以樂之三者皆所以維持之也而孝弟者吾心固有之善而仁義之實也苟由此而充之則仁立義行而盡人之所以為人之道眾善百行畢歸于此故曰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之言不我欺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

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言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為樂惟以致親之豫為樂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不得乎親謂不為親謂與親之志相悖而不同行也不可為子者不能共為子之職至於不可為人則非人也不

瞽瞍之頑能底其豫蓋順乎親之至也

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

定此之謂大孝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人知己之所以事親者未盡其道莫不勉

而為孝故曰天下化於是父子之間莫不感化  
務盡其道無復異論是之謂定也夫大孝者謂非  
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使天下之人各盡其孝也

右第二十八章

不可為子其罪固大矣至於不可為人  
則其惡不可言也何者既不可以為人  
則此亦禽獸耳雖有他美而不可贖焉  
蓋飲食供奉左右使令者子之職也聖  
人不由此為足盡孝而必以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為孝之終可知不可為人

之罪其惡最大矣所謂舜盡事親之道  
者亦盡所以為子之道而已矣非謂飲  
食供奉之類也古昔聖王之治天下皆  
莫不本於此而孔孟之論治亦莫不以

為要學者審焉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  
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  
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  
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  
近岐夷畢郢近豐鎬地之

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  
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朱氏曰得志行乎中國謂  
舜為天子文王為也符節以圭為之篆刻文字而  
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  
信也若合符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趙氏曰揆度  
節言其同也後雖異而其揆無不同也

右第一章

當時諸子蠡起人人異道家家殊說莫  
能相統一焉孟子斷之以舜文之事言  
舜與文王地之相去若此之遠世之相

後若此之久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則諸子紛紛莫能相統一者其是非  
得失於是乎定矣而所謂其揆一者何  
哉蓋聖人之道仁而已矣舜之命十六  
相文王之治岐皆莫非所以仁天下也  
至孟子語三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亦斷  
以仁則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從可知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  
鄭大夫

夫公孫倚也溱洧二水名子產見人  
有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渡之  
孟子曰惠

而不知為政孟子譏其有惠民之體歲十一月徒

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枉可通徒行

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

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時至此而既有橋梁

蓋先其未病涉而預為之備也孟子因乘輿渡

人之事舉王政之一端以明其不待施小惠而

及于人人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

濟之平者無不周遍之謂朱氏曰辟辟除也如

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心亦不為過况國故

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為政者不

行小惠欲每人而悅其意則煩勞瑣碎日不暇給矣

右第二章

此為子產不知為政之體故舉王政之

一端以明之耳若要其至則所謂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也子產固

惠人也然不知為政之體况王政乎○

先儒多據左傳史記以解語孟故彼此

抵牾有不通者若子產之事據左氏

則其政固似過猛然孔子亦稱惠人則

孟子之言尤為可信大抵尚論古人者

當據語孟以為斷，而其他記傳不盡可  
信從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國人猶言路德也。芥，草芥也。言踐踏之也。宜王之遇臣，素無恩禮，故孟子告之，以此蓋言報施之道，自如此。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王疑孟太甚，故舉為舊君服之禮問，何如則可為服乎。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

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朱氏曰：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搏執，謂拘執其親族也。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也。

右第三章

有納諫之君而後有盡諫之臣，有受善

之人而後有責善之友由此章觀之則  
亦見齊宣王亦有可與言之資况觀其待  
孟子以賓師之位得待甚喜則亦有為  
之君也此孟子所以三宿出晝而日望  
之也然不能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  
管仲寶信而用之不亦可惜乎○張氏  
栻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為  
人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施報之可  
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己端本之不

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保  
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  
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無道之君為暴必有其漸無罪  
之戮及民則必及士及士則必  
及大夫故君子見幾而  
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右第四章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出重  
右第五章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似禮而非禮似非禮而似義而非義謂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世以為禮義而實非禮義故大人不為也

右第六章

大人道大德邵不為世撓不為俗拘確明乎有不可拔者也若夫內輕者必避嫌苟有避嫌之心則雖知其非禮義而世俗之人以為禮義或不能弗為大人豈為之乎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

父兄也

中以質言才以能言其質中行者能得人之信其才明敏者能過人之過故樂

有賢父兄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

之相去

言所貴乎賢者為其能使人之不正者正也若

為父兄者以子弟之不賢難教而遽絕之則其所為賢者何在哉言與之等也

右第七章

此章專責成賢父兄也蓋為人之父兄者未有不欲子弟之賢者也然急迫以求其成旦夕以責其効則子弟多苦於難堪反至激成其過世之稱中且才者

大類如此而於不中不才皆謂之養則欲其平生薰陶漸摩不覺自入于善也苟急之而致敗焉則賢不肖之相去亦不遠矣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

釋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右第八章

大凡世之負氣傲才者其心自以為吾能濟天下之大事人亦多以此稱之殊

不知能濟天下之大事者非其平生有守有養於義之可否雖一小事不敢放過者不能不然者志既不堅所守亦疎適足以壞大事豈能得濟哉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不稱人之善而好言其不善者世之通患也如此之人必不能無失言之責夫子所謂惡稱人之惡者亦此意也

右第九章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

此舉聖人之常行以示學者之則也蓋為過

高者發人必不謂無大言之貴夫子也

不右第十章而後言其不善者世之惡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也舉世無一人可者柳下

惠聖之和也舉世無一人不可者皆不

免流乎一偏而為已甚惟夫子之德渾

然無迹隨時而中猶天地之化四時代

序而人不見其迹此所以為不為已甚

也蓋非敢不為已甚亦自不至於為已

甚若謂有意不為已甚則不可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從義之所在故無信果之可名而信果自在其中矣

義者人之大路也信果行之確也苟由義而

行則酬酢萬變各適其可不期信果而自莫

不信果焉若不由義而但期於信果則行而

不知止止而不知行亦硜硜然小人而已耳

大人豈為之哉

五夫右第十一章

不味此章及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章俱文義  
不可明明白無難解者但其事甚重孟子學問  
亦假意脉之所在學者宜深察諸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無伎

爾無智計詐亦不逆不信亦不億及乎其長俗  
習物化無所不至但大人雖年強齡長酬酢萬  
變而能不  
失此心耳

右第十二章

孟子嘗稱舜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

古注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  
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  
舜名云大人乃大舜之誤耳

見之矣此舜之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其

君臨萬邦黎民時雍亦皆此心之推爾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

大事。養生者謂奉養其生也送死猶言投命也  
言臣之事君務養其生者不足以擔當大  
事惟愛君忠國自忘其  
身而後足以當之也

右第十三章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造詣

者萬世不易之常道言君子不求速效不騫高  
遠而必造之以道者任其自得而不催促之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淡資之淡則

孟子古義 卷之四 三十五 古義堂藏

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謂自安其所而無外慕之心也資猶藉也資之深謂資用愈足而無虛竭之患如古人所謂知有神助是也左右身之兩旁言其近也逢猶值也原與源同言道為己之有而不與我相離也猶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非止無虛竭之患而已皆由自得所致也

右第十四章

程子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深得此章之意蓋人之為學也不行不足以為學况其學如捕風捉影而無有於己豈得能成哉此君子之所以深造之以道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君子博文而詳說其義者將以反說其約本非為誇多而鬪美也

右第十五章

天下之言至於約而極矣蓋欲造道之極者非至約不能得之然非博學之則不能詳說之非詳說之則不能為至約之言有至約之言而後道之極可造矣非徒博學詳說之為至也若孟子之論王道橫說豎說千變萬化出之而愈不

竭然而要其歸亦不出于一仁字斯之謂說約後之學者動欲以言論著述益廣其說不亦左乎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右第十六章

其本非以善服人者霸者之事也以善養人者孟子曰王者之德也以善服人者有意於服人

云爾故人不<sub>レ</sub>服焉以善養人者欲人皆善而無意於服之故天下自不得不服焉誠偽之所分其效有霄壤之異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凶惡之謂

也此言凶亾喪亂之言人之所惡聞然皆無其實苟聽蔽賢之言則敗亾之禍必至不祥之實孰甚焉深明蔽賢之言其害尤大也而人徒知諱亾亾喪亂之言而不知惡蔽賢之言

者非不知之甚也乎實而不知其害也

實右第十七章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

也徐子徐辟也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

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取爾混混水流貌不舍晝夜謂流而不竭也科坎也盈科而後進謂經歷而進又申其不竭之意也放溢也言有源之水其勢日長而不已自放溢于四海也以其有似君子之道故夫子取之

云爾原泉之水至微也然進而不已必放乎四海

學者之於志至小也然積而不倦則其道大

被于天下聖人取之其有旨哉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言無本者其盛不足恃也故聲

聞過情君子恥之猶無本之水故君子以為恥

此孟子解夫子逝者如斯之言云然非因徐

辟之病而言之也不其備哉

右第十八章

孟子之言每有取於流水即夫子亟稱

於水之意也或以火之始然喻四端之  
心或以草木萌蘖喻良心之生嘗曰苟  
得其養無物不長其論道論德論心論  
學皆莫不由是而出而後之諸儒或以  
明鏡止水喻聖人之心可謂謬矣且孟  
子不曰進放乎海而必曰放乎四海與  
所謂塞于天地之間意同蓋言擴充之  
功不可限量不徒盡己之性分而已也  
非後世性理之說之所能盡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言人之與物同生

於天地之間嗜欲動靜本無太異唯  
衆人不知其爲己有而去之君子能知其主於  
我身而存之蓋存則爲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人倫說見前篇察著也

惟熙察人倫而百姓昭明其所行自莫非仁義  
非以仁義爲美而行之也○或曰此節與上文  
意不相屬  
當作一章

右第十九章

上古之聖人有以磅礴廣大無爲自化



為道而不切於人倫無益於天下國家  
 古之治者故堯以允執其中命之於舜所  
 謂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也者乃舜之所以能承堯之言也  
 與夫專以無為自化為道不以仁義為  
 務其事負別此所以為萬世之法程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趙氏曰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湯執中立賢無方此一正一反說下文倣此  
 湯執中立賢無方則兩端兼舉而無所捨至于用人則惟賢是立

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  
 通用言周道已至矣而望有道之世如未之見蓋視民如傷則用意似卑而望道未見則存心太高矣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邇近也邇者人矣而不然者是其德之無內外者然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言上四條之事或有與己之所行齟齬不合者則思之思而得之則坐以待旦其急於行如此  
 此承上章言舜之事而論之歷敘羣聖之盛因事而顯者如此

因右第二十章

此承先儒謂堯舜以來聖聖相承皆以中而  
 且其意接道統之傳然詳此章孟子歷敘羣聖  
 以於且之德各舉其盛而未嘗言以中接道統  
 其意不之傳且觀其於湯獨以執中稱之而不  
 以此稱他聖人則知以中接道統之傳  
 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愚謂此亦非也  
 聖人亦人焉耳安得人人皆同雖天地

之化有豐年有歉歲年年不同歲歲相  
 異雖歷千歲之遠不得一日同焉奚獨  
 於聖人疑之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迹謂先王之遺澤也作興也先王之世人淳俗  
 厚其美刺善惡率用直道言之者不諱聽之者  
 不怒所以為厚也人亦據以傳之世逮春秋此  
 風遂衰美刺善惡隱於天下於是魯之史官特  
 舉周公之禮經以著其善惡之迹  
 此春秋之所以與詩相為表裏也

古者無編年之史國有大事則史官具其本  
 末以為一篇之書若典謨誓誥之類是也其

具時日以著善惡之迹者蓋肇於隱公之時故曰春秋作所謂作云者自作與之辭與言成春秋自別矣或謂感麟而作或謂文成致麟皆附會之甚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趙氏曰乘者馬之事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

記惡垂戒之意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晉韓宣子所見者是也雖善惡併書其實記亂臣賊子之惡而欲示之於萬世三國史皆然故曰一也

或曰古列國史皆稱春秋獨魯春秋由夫子

顯焉而他春秋不傳然據孟子之言則知其時唯此三國有史而魯獨稱春秋他國未必盡然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王法已衰五霸迭興獨桓文為盛故

特舉之史史官也言春秋據當時之事實而出於史官之所筆本非有艱澁難明之事孔子

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義謂春秋記善惡取謙辭言春秋之義有合于聖人之意故夫子取之以列之于經今左氏所傳春秋是也

此亦承上章通言王者之事蓋春秋之作實關係天下萬世之名教故特言之

爾右第二十一章

此亦按左氏傳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  
 子曰其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春秋之書其  
 發凡起例皆周公之舊法而夫子以前  
 既為魯國之一經暨乎夫子取之而承  
 蓋然為萬世不刊之典猶日月之麗天萬古  
 不墜嗚呼大哉而古今說春秋者莫明  
 於此章亦莫正於此章獨左氏之傳自

合于孟子之旨若公穀諸傳可謂誣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

斬澤餘澤也言其及于孫後裔者子未得為孔

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蓋謙

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有能傳其學者故吾得聞孔子之道而私竊以自善其身非若世遠言湮而不得其真者也

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周孔以見其承羣  
 聖之後以道自任之意

右第二十二章

以上四章總敘羣聖人之事而特於舜  
 聖之首揭仁義二字蓋明自舜以至周孔皆  
 以是為道也而見其平生所論皆不出  
 於仁義二字則所謂私淑於人者最可  
 信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  
 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可以無者  
謂事之兩端必有一是也取傷廉上當有不字  
言不取固廉然可取而不取則害於廉若作取  
傷廉何待孟子之言亦何  
容可以取可以無取之疑

右第二十三章

此論世俗悅其名而病其實之弊也蓋  
 廉之為廉在於可取而取不可取而不  
 取若槩以不取為廉則不得為廉惠之  
 於與勇之於死皆然原思為之宰與之  
 粟九百辭是傷廉也冉子為子華母與  
 粟五秉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  
 勇也故君子在可否之間義之不可不  
 精如此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逢蒙人姓名。羿有窮之君。左氏稱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寒促又殺羿而代

之則與此異矣。或曰古者名善射者為羿。堯時亦有羿善射。則此與左氏所載各是一事也。愈猶勝。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宐若無

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孟子引公明儀之言。而言不可謂無罪。但可謂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

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

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

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

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

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

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

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

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果如

此則必無損也無天也孟子言與果於  
逢蒙之禍公自與也金然少也金然少也

右第二十四章

子濯孺子之於尹公之他知人之明也  
尹公之他之於庾公之斯取友之正也  
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負其師之  
厚也俱可謂奇士矣宜孟子之取之也  
而先儒以謂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  
其事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  
耳愚謂不然古者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父生之師教之君養之蓋古者道重而  
祿輕故尊師與君同孟子取庾斯之義  
豈可為無足論者哉觀鄭人使子濯孺  
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則其事固  
非係國之存亡者追之可也發乘矢而  
後反可也後儒者不惟捨庾斯之義亦  
議孟子之言太刻矣哉至若國之安危  
在此一舉亦當別論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

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喻形美而行污者也。雖有惡人齊

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貌者也。喻形醜而行潔者也。

此章猶詩六義之比。凡取人之法。唯其德之求。而族姓之貴賤。世類之美惡。固所不論也。

右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故猶莊周所謂去其故而智之故。蓋故常相因之義。謂有所因循而然也。利。便利也。

孟子言見天下論人之性者。皆故常相因之說而已矣。本甚淺近。無足取者。然故常相因之言。皆以復利為本。雖若出於其私。然實出於自然。而不可易者。然則天下之言。豈可忽哉。所

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

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

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言有所惡於智

鑿。而不知因自然之為。不可易也。如禹之治水。皆隨水勢之所趨導之。而未嘗以私知造作。是謂行其所無事也。聖人之於智。亦如此。孟子取於天下之言。為是故也。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日至者。謂冬至之日。造曆者。必以上古十一辰。雖遠。然求之於故。常造曆之法。則雖千歲。以後之日。至亦可坐而得言其易也。此故常相因之說。所以為可尚也。



此專譏當時論性者務為穿鑿而不知求之於故常相因之說也夫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夏葛冬裘以趨時宜皆故常相因之事而莫不以便利為本然此乃萬世不易之常豈可穿鑿而得哉

右第二十六章

孟子之論性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皆莫非其故而傳之萬世莫之能易也至

如告子論性渺茫迂怪愈驚愈遠求之

即出於人心之故一無所合所惡於智者為

而其鑿也正謂此耳苟能行其所無事則

智之為道亦大矣然智者多失於鑿此

孟子所以取於故也

公行子有子之瘞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

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

右師王驪也言弔者多不知禮右師初入門有

更歷衆人之位天進而與右師言者既就位又

與之言者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

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次也。階，位也。言惟得與其左右相揖而不得踰位相揖也。禮由朝廷出，故孟子引之如此。

驩固小人也。然孟子亦不浚拒之，但不阿諛而已。因驩之不悅，亦以禮答之。其言直其道順，此聖賢待小人之常法也。

右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仁者存心之本，禮者存心之防，謂修仁禮之德以存其心也。以此存心是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空至哉？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自盡已心之謂忠。我必不忠，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未盡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

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

何難焉？奚擇言我與此齊而無用揀擇也。又與之投也。是故君

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自反故無一朝之患也。終身之

憂見於下文。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

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鄉人，鄉里之常人也。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故曰為法於天下，又引舜之事以明反求之法也。

若夫君子所患則公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

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言君子之行必由仁禮故

不以一朝之患為患也。

右第二十八章

存心二字，孟子之常言。蓋仁義禮智天

下之道，故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者，謂

以仁禮存此心而不失也。若宋儒以仁

義禮智為性，則是以心存心，猶言以目

觀目，不可為言。於是強加一於字，遷就

其說，曰以仁禮存於心而不忘也，可謂

牽強不通盤乎？孟子之旨甚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當治平之世。不極亂之世。當出拯其溺。而不出。兩者皆嫌於不賢。故引孔子之言而斷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言聖賢之出處。其迹雖異。其道則同也。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喻禹稷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

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

此專為顏子而發之。蓋禹稷得堯舜為君。而其澤施於天下。人信其德。顏子窮居陋巷。而其迹未顯。不免人之有疑。故孟子與禹稷併論。因斷之曰。易地則皆然。

右第二十九章

夫道一而已矣。然有陰則有陽。有剛必有柔。竝行而不相悖也。譬諸器焉。其大小長短。雖為不同。然至合規矩。則一也。

禹稷之憂世顏子之陋巷其迹雖異然皆各隨其時而盡其道非有一致也學者能達此義然後知聖人之道無窮而天下之理不可執一而論也苟取其一二而捨其一泥其迹而昧其義則不為楊墨其惑氏必為墨氏可不審哉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行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

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從與縱同戮羞辱也狠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遇合也言章子本非不孝但其平生父子責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言責善以怒故在朋友則可在父子則不可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

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朱氏曰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父母之屬僅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右第三十章

孟子於匡章解其非不孝可謂眾惡之與闢邪必察焉於陳仲子辨其非廉可謂眾好之必察焉可見聖賢之論人瑜瑕不掩唯取其當自與世俗偏見者異矣凡論人者當以此為準○唐氏順之曰其責

善於父失幾諫之道固章子不是處然志在欲父為善也而得罪之後又知百罪則又與愬然忘親者不侔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舍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

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且

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以居師賓之位故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子思時仕于衛言其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

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此亦專為曾子而發之子思之在衛於義盡矣固無可疑者也若曾子之在魯嫌於無勇故與子思併論以明之蓋聖賢之於事義雖或殊而道則未始不同也

右第三十一章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言我亦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聖亦與人不異苟異於人則非人之道矣

右第三十二章

不知道者視聖人猶天之高進道若登

天然齊王使人囑孟子亦不知道故耳  
夫道一而已矣外仁義別無所謂道者  
也雖堯舜豈有異於人哉若以異於人  
求人則妄自尊大者得進而必失有德  
之人以異於人自求則反常自充之心  
生而必反君子之道故曰人之為道而  
遠人不可以為道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  
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  
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  
闕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  
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  
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  
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誚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  
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良人夫也饜飽也顯  
者富貴人也施邪施  
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冢也顧望誚怨罵也施  
施喜悅自得之貌蓋謂有妻妾而處室則亦非



乞丐之類而其所為如此，故妻妾誦之而相泣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

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者，幾希矣。孟子言今之諸求富貴利達者，自君子而觀之，皆如此，人之所為亦可鄙也。朱氏曰：章首當有

孟子曰：字闕文也。

不以其右第三十三章

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

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

與斯人何以異哉？薛氏蕙曰：乞墦之事

人皆恥之，而不為乞墦之心，則學者或

有之而未察，無是事未足言也。無是心則善矣。

孟子古義卷之四終

孟子古義卷之四

所以求富貴利權者皆此心也... 此心即所謂仁也... 仁者人也... 此心之發也... 則善矣... 而朱子... 未嘗言也...

佐藤了翁

藏書



